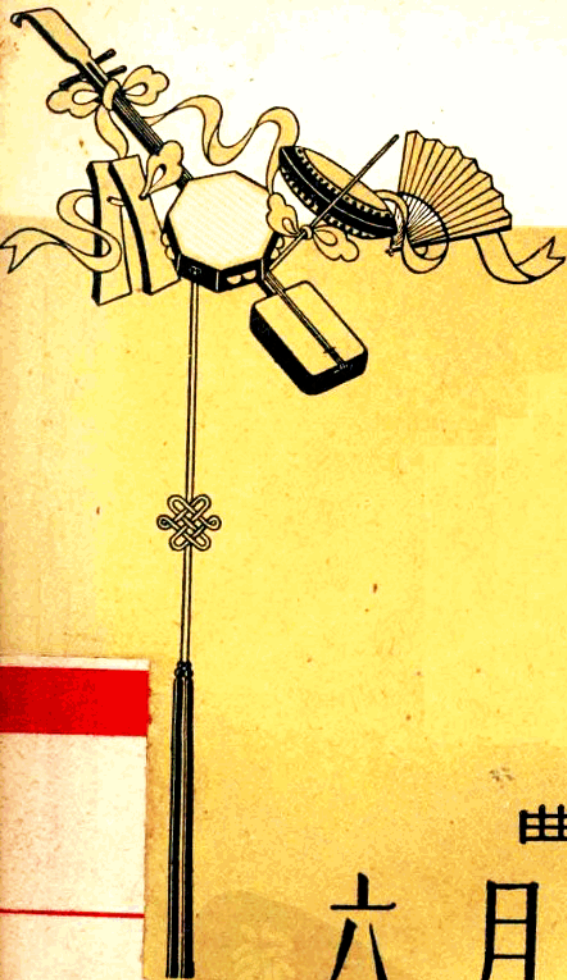




曲艺
六月之夜

山东省群众艺术馆編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六月之夜

山东省群众艺术馆編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經9路勝利大街)

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 2138

开本720×1040毫米 1/32·印張 15/16·字數 17,000

1958年7月第1版 1959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0,001—12,000

統一書号: T 10099·597

定 价: (7) 0.10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兩篇山東快書和一篇唱詞。“一個女售貨員”是寫一個百貨公司的女售貨員在大躍進中熱情的為顧客服務的感人事迹。“六月之夜”真實的寫出了一個農村老共產黨員在戰勝洪水災害的工作中英勇犧牲的故事。“一堂課”寫了一個有保守思想的農業生產隊長，在羣眾無比高漲的生產情緒影響下，象生動的上了一堂課，終於轉變了自己的認識。

目 录

一個女售貨員（山東快書）	·····劉金章（2）
六月之夜（說唱）	·····王金芳（10）
一堂課（山東快書）	·····崔瑞廷（21）

一个女售货员（山东快书）

刘金章

说了个姑娘本姓郭，
生的俊秀又活潑。
自小她就把書念，
初中畢業进了供銷社。
她在社里当了个售貨員，
工作积极心里很快活。
老同事都能耐心指导她，
小郭也能虚心学。
刚开始还常常算錯个賬呵，
很快的就能单独来售貨。
供銷社共有人三个，
她的服务态度最溫和，
顧客百問她不厌，
麻煩她千遍她也不嫌多，
每逢顧客還沒將她問，
她先开口把話儿說：
“哎，同志，你想买点啥？”

老大娘，你打算要来买什么？”

特别是到了臘月里，

买东西的人儿特别多，

这边买圍巾和帽子的还没走，

那边又嚷着买棉靴。

小郭一个勁儿的来回跑，

一天到晚不閑着。

有一次一拥进来一羣人，

不多不少十二个，

四个姑娘四个大娘还有四个小媳妇，

一齐开口要买貨。

这个說：“拿过花布俺看看”，

那个說：“給俺拿条小圍脖”；

这个問：“买个鏡子多少錢？”

那个說：“这紅紅綠綠是什么？”

小郭拿了这样儿拿那样儿，

边拿边把价錢說：

这花布一尺三角六，

圍脖儿一条整八角；

这鏡子小一点的七角五，

大一点的一元多；

那紅紅綠綠的是彩帶，

姑娘們扎头挺适合。

小郭她正在一样一样的往外拿，

又来了个老大爷要买货。

老头儿说：“哎，我买五分钱的白沙糖，

两毛钱的糖酥酪，

买上两张光连纸，

再给我安上一个烟袋锅。”

老大爷买的东西还没拿完，

又进来帮儿青年乱吆喝。

小郭一一接待过，

未出一点错也未发过一点火。

开春以后农活儿忙，

社员们五更深夜就下坡。

出的早，归的晚，

想买东西到不了合作社。

小郭根据这情况儿，

拾掇些东西下了坡。

背着个箱子绕坡走，

找着社员去卖货。

农业社干活分小队呀，

找着就是一大伙。

小郭她忙将箱子打开地头放：

“哟，同志们！

你们谁想买什么？

要买东西过来买，

我这里各种货物都带着。”

社員們一看是小郭，
個個都樂的了不得，
姑娘們跑過來買手帕，
老大爺過來買洋火，
有一個青年小伙子，
他的外號兒張大腳；
他想過來買雙鞋，
可是，挑來挑去沒挑着。
“大腳”失望的嘆了口氣：
“噫，長了雙大腳真倒霉，
連雙合腳的膠鞋買不着！”
小郭一聽很為難：
“同志，這不要緊，
你坐下來，讓我量量你的腳。”
（白）“大腳”坐下後，小郭用草一量：
“噫，四十三號兒的能穿得。”
“這鞋社里有一雙，
等下回再來我帶着。”
大腳一聽心高興，
笑喜喜的叫小郭：
“郭同志，先不說有鞋沒有鞋，
您這種服務態度值得學！
好吧，不用特意送來了，
我抽空就去合作社。”

小郭回社馬上就去把鞋找，
誰知她找了半天沒找着。
后来別人告訴她，
那双鞋剛剛賣給了前庄孙大个。
小郭听了很失望，
就把大脚买鞋一事儿对着大家說，
采購員說声“不要緊！
明天我就到总社去办貨。”
小郭听了这話虽然很如意，
可是她还老是惦记着。
不料第二天采購員回了社，
什么都办来，就忘下了膠皮鞋。
（白）“咳，糟糕，糟糕！”
采購員一个勁儿的作檢討，
小郭那边一声不响嘴噙着，
心里想：“万一大脚来拿鞋，
叫我怎么对他說？
再說現在的生产特別忙，
沒有鞋穿怎么能干活？
想到这主意拿定了，
决心亲自到区总社。
这时候日落西山天色晚，
黑忽忽的云彩把天遮。
正走着就听叭嗒叭嗒响，

原来是豆粒大的雨点儿往下落。

她顶风冒雨往前走，

不多时到了流沙河，

踏着小桥把河过，

一溜小跑到总社。

小郭拿到特大号的胶皮鞋，

心里头喜的了不得，

抱在怀里就要走，

主任忙把话来说：

“小郭啊！现在天色已很晚，

天黑路滑又过河，

今天在这住下吧，

女同志的宿舍挺宽绰。”

小郭说：“不，主任，

明天俺那里正逢集，

活忙人少误营业。”

（白）“那好，路上多加小心！”

“嗯。”

小郭走出区总社，

很快又到流沙河。

这时候河水已涨满，

小桥已没只露着一行小木桩，

光听河水哗哗响，

别的什么听不着。

小郭一看难住了：

怎么办，我是过来是不过？

不过就要誤了事，

要过一定危險多。

哎！为革命，为工作，

这点点困难不能来退却！

說着說着脱了脚，

一步一步下了河。

剛下过的雨水可涼呵，

直冻的她渾身打哆嗦。

小郭到了河中心，

大水沒到她的心口窩，

忽然間，被石头一絆跌了个跤，

一下子被水冲走了三丈多。

她用上全力来掙扎，

終于才上岸把險脱。

小郭这陣精疲又力尽，

一头昏倒动不得。

这时候有人提着灯笼走过来，

他們是防水来护河。

这羣人共有七、八个，

里面就有“張大脚”。

他們一看河边躺着一个人，

用灯一照是小郭，

怀里还抱着一双新胶鞋，

“大脚”一看就明白。

连忙说：“快快快！”

先抬到我家去暖和。”

小郭被抬到“大脚”的家，

不多一时甦醒过，

抬头一看身边站满了人，

就想开口说什么，

“大脚”这里先开了口：

（夹白）“郭同志，您这种为羣众服务的精神太好了……”

不过你这样冒险可是使不得。”

小郭说：“我出来的时候天还好，

没想到途中把雨落。

你快洗洗你的脚，

穿穿这鞋子适合不适合？”

“大脚”心里感激的说不出话，

小郭收了鞋钱要回社。

“大脚”穿上这双新胶鞋，

高高兴兴的送小郭。

六月之夜（說唱）

王金芳

万福河水弯又弯，
河兩岸一片好莊園。
九道弯有个張家砦，
綠樹成蔭罩畦田，
阡陌交錯庄稼好，
水車叮当响連环，
赶水車的姑娘唱小調：
“合作化帶來丰收年……”
井東边栽着四棵垂楊柳，
枝叶茂盛遮着天。
老三爷常在樹下結漁网，
爱講他随軍南下大別山，
哪年哪月打曹县，
几月几日攻西关。
老三爷本叫張朝善，
为人耿直心胸寬，
街坊鄰居有了事，

老三爷风里雨里南北颠；
誰家小孩有了病，
愁的他坐不稳来睡不安；
誰家的生活有了困苦，
他总是一心替你办周全。
这一切往事暂不讲，
單讲讲一九五七年。
这一日，六月初七天气好，
万里无云藍藍的天，
太阳如同一团火，
直晒的圪拉地里冒狼烟。
正中午，万福河水冒热气，
小鳥藏在树枝間。
老三爷领着四队鋤豆子，
汗水滴滴湿衣衫。
这个說：“老三爷，咱們歇歇吧，
热的人头疼嘴发干。”
那个說：“要是弄罐子井凉水，
湿湿嘴唇也舒坦。”
刘二田冒冒失失說了話：
“老三爷，我到南园搬西瓜，
嘿！大西瓜又解渴来又香甜。”
孟二娃把鋤一扔要洗澡，
老三爷說：

“后生們，有段故事我要談一談。”

孟二娃一听講故事，

黑眼珠瞪的圓又圓：

“老三爷，要講你就揀熱鬧的講，

打鬼子或者是杀汉奸。”

老三爷捋着胡子哈哈笑，

“好呀！打鬼子的故事談一番。

記得那是一九四三年，

青紗帳長的森又严。

那上午，我在柳树底下結漁网，

忽听得枪声响連天。

猛一看，头前跑着四个游击队，

日本的馬队紧跟在后边。

游击队正要过河往北走，

皇协軍河北把路攔。

他們找了个陣地来堅守，

叮当叮当老半天。

最后只剩下一个人，

彈尽路絕被困在桥上边。

这时候，五个鬼子跑过去，

呀！眼看这位战士要被他們擒。

誰知道：他举起最后一顆手榴彈，

高喊着：‘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

坚决保卫我們的魯西南！’

只听得彈声震天响，
象是沉雷击泰山。

就这样，这位英雄牺牲了，
五个鬼子也完蛋。

（白）“你知道死的这个英雄是誰嗎？”二娃
說：“不知道。”

老三爷說：“这个就是孟区长！
你的哥哥孟長先！

当初是他介紹我入党，
至今他牺牲十四年。

二娃呀！万福河水被血染，
才換得如今的幸福年。

要知道，当午鋤头三厘雨，
又死草来又肥田。

咱为了五年計劃多流汗，
不吃苦来那有甜。”

小伙子听完老三爷講的話，
个个是生龙活虎干的欢。

鋤地已到日当午，
家家厨房里冒炊烟。

老三爷回头一看豆子地，
干干净净怪平坦。

楊柳树下歇歇晌，
抽袋旱烟聊聊天。

他們剛剛坐下正擦汗，

來了區里的通訊員。

“張朝善大叔有你的信！”

有一個緊急通知在里边。”

老三爺接過通知光咥嘴，

斗大的字兒認三石。

回身將信遞給孟二娃，

“二娃子，趕快給我念一遍。”

孟二娃接過通知高聲念：

“噹！暴風大雨在今天，

張家砦東頭靠公路，

保護橋梁第一關。”

老三爺听完信急的一頭汗：

“快！吃過飯全民總動員。

堅決戰勝暴風雨，

保護全村得安全。

吃過飯跟我上公路，

決不叫洪水把橋沖斷！”

眾社員扛鋤回家且不表，

東南角陰了半個天，

狂風刮的嗚嗚响，

沉雷隆隆震倒山，

雨點兒就有銅錢大，

倏忽平地成河川。

老三爷在屋里往外看，
“好家伙！这雨下的真稀罕。”
他看过天来回家转，
披上了蓑衣拿起了锨。
一出门看见了满街都是水，
打谷场内能行船。
东砦门人声嘈杂乱叫喊，
瓢泼大雨听不见。
老三爷走近一看瞪了眼，
原来是万福河决堤出了滩。
汹涌大水往北淌，
张家砦八百口人命关天。
东门的门堰已冲断，
年青人束手无策乱叫唤。
老三爷不顾深浅下了水，
齐腰的大水把路拦。
他奋不顾身前头闖，
有三个共青团员跟在后边。
四个人，手拉手擋住門堰大决口，
接跟着，六十个男男女女齐上前。
决战了三个小时堵住决口，
全村上八百口老少出險关。
老三爷六十开外花甲子，
在水内泡了足足多半天。